

## 驻外军部网罗傀儡建立的“满洲国”

林久治郎  
王也平 译

民政党内阁垮台后，组成了以犬养（毅）老人的首揆的政友会内阁，外相一职当然由首相的女婿、现任驻法大使芳泽出任，芳泽很快就登上了归国之途。芳泽大使在小才子猖獗一时的现时代中，一向被说成是反应迟钝的人。早从他任驻华公使时起，外务省内就有不少人对他冷言冷语。然而他那执拗的性格和那虽不敏捷但决不脆弱的意志，却使他在翩翩才子中间大放异彩。他在北京同加拉罕之间达成的日苏恢复国交的谈判，可说是他最初建立的功勋。满洲事变爆发后，他出任我国驻国际联盟的代表，由于他缺乏一副漂亮阔气的仪表，各方面对他也有相当的议论，甚至外务省内还有人对他进行刻薄的抨击。然而这些，多数是由于不了解事实真相而导致的判断错误；也有一些是为了掩饰他们自己的过错而进行的恶语中伤。

即将就任新外相的芳泽是有一番非同寻常的经历的。在日内瓦，他就尝到了极大的苦头。因此，他对当前的国际关系较为熟悉，对我国今后的前进道路必有一番完整而明确的见解。只因他最近几个月间，身处万里异域，对国内政情的变化，政治中心的转移以及形势的动荡等等，所知一定不多。他取陆路由西伯利亚铁路回国，途经满洲，虽同关东军的干部们也曾会晤接触，但若想由此掌握事情的真相，恐非易事。基于这种情况，我感到在他就任新大臣之前，有必要让他对事变真相有充分的

了解，以便下决心处理诸般外务。遂于1月中旬，前赴京都，16日早晨与他同车前往东京。在同车的几小时中与他交谈，将有关事变的事实经过告诉了他，并向他说：今后如不以坚定的意志果断地处理政务，恐无法拯救危难于当前。他对于我的意见似乎已有所了解，并明确表示已有成竹在胸。

芳泽抵京后立即被任命为新外相。此时此刻，首先必须做出决定的重大问题是，不管表面如何，实质上已归入我国掌握之中的满洲，今后究应如何处理。关东军破坏了现状，驱逐了张学良政权，其后似乎订有计划，想要拥立宣统废帝，制造一个“独立国”。宣统废帝毫无任何实力，满洲的3 000万居民亦无独立的想法或要求。在这种情况下制造一个独立国，姑不论在国际关系上将会带来何种后果；仅就我国的现状来说也必将成为一个过重的负担，利少弊多，为国家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。倒不如不用独立国的名目，使其在事实上同南京及关内政权绝缘，以实现满洲居民所理想的“保境安民”，在我国的援助下实行自治，才最为有利。然而军人的常习是不论什么事情都要一干到底，他们的思想单纯，以为只要凭借武力镇压，就能使满洲居民完全屈服。然而从统治朝鲜来看，不但在财政上背上了长期的包袱，而且要使民心服贴更是异常困难，此乃有识之士之所共见。满洲土地倍于我国，人口3 000余万，且与中国本土阡陌相连，要想在政治、经济诸方面取得于我国有利之处置，真是谈何容易。至少人心之归趋，实难企望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遽然制造一个独立国，在国策上极为不利。更何况国际关系将由此愈趋复杂，纷扰必多，困难愈大。

新外相完全同意我的这个意见。只是驻外军部已经网罗了一些中国人为傀儡，正在不顾一切地顽固推行其独立的准备。当前政府最紧要的事情是，尽快树立明确方针，向驻外单位发出

指示，使其停止独立计划，采取自治制度。外相已认识到这需要极大的决心，但仍准备为此而努力。他已多次访问陆相进行劝说，只因政府各部门之间步调颇不一致，没有敢以军部为对手相与抗争的勇气与决心，从而软弱无力，呈现出与前届政党内阁无何差别的虚弱状态。年迈的首相在思想上原是一位自由主义者，几十年来一直倡导日中亲善，对于满洲事变的心情，也不会和我们有多大的不同；然而年老志衰，他作为政友会总裁，不过是凭着资望而被人打出的一块临时性的招牌而已。“骥驥垂老，不如弩骀。”在新内阁中，这位老首相竟然处于动辄就被极欲与军部携手合作的森（恪）内阁书记官长随意愚弄摆布的境地。自去年以来，我曾同这位书记官会谈过两三次，我曾极力鼓动他与军部斗争，但他是个权力主义的信徒，内政第一主义者，而且是一个巧于逢迎的机会主义分子，当然不会理睬我的意见。特别是他对新外相的行动，竟然置我的殷殷劝说于不顾，不但不予援助，反而横加侧目，甚或暗加掣肘！

在这样的气氛中，外相要想贯彻自己的意图，那是难于设想的。特别是外相因与首相有亲戚关系，常常受到冷嘲热讽，在心理上锋芒已钝，行动上无法采取断然措施。时光荏苒，进入3月，满洲国终于独立，同月9日，宣统废帝就任了执政。

关于使令满洲独立之失策，我和新外相的看法完全相同，但在外务省内部，多数人是大势顺应主义者，他们认为事已至此，已无可挽回，不如把独立看做既成事实，处理一切，等等。省内尚且如此，在外部，在真正忧国的有识之士中间，也仅是对军部的胡做妄为，暗自悲叹，希望政府奋起斗争；然而敢于公开出面大声疾呼，反对独立的人，竟然没有出现。

从那以后，几乎一切事情都要仰军部之鼻息，犬养首相不幸于5月15日突遭凶变，命丧于青年军人之手。政友会内阁垮

2  
3  
4

台了。连续十余年间已成定例的政党内阁到此中绝了。后继的是以斋藤（实）子爵为首的所谓“不偏不党”的内阁。那位当年俊秀明敏、朝气蓬勃、斗志昂扬，一向主倡宪政、被尊崇为“宪政之神”的犬养毅氏，老后竟然判若两人，在优柔寡断中牺牲于暴力之下了。如果他能够忠于自己的思想信条，贯彻自己多年的抱负，维护宪政，与军阀坚决斗争，即使最后因暴力而死于非命，也将为国家留下巨大的贡献，而在千百年后名辉史册。思念及此，不禁令人为之深切惋惜遗憾了！

政友会内阁垮台了，组阁的大命降于斋藤子爵，究竟由谁继任外相呢？根据斋藤子爵的性格推测，当然要从外交界有声望的先辈中遴选推荐。当时石井菊次郎（原外相）是枢密顾问官，对此次事变一直持反对态度，当然不会出任此职；内田伯爵又同驻外军部过于沉湎一气，也未必合适。不论从已退職或现任的大使中拉出什么人来，恐怕都难于善处现在这种困难的局面。因此，我想到，如能请老成持重的前外相芳泽继续留任，倒是顺理成章的。于是，一天夜晚，我在星坡酒楼邀集十多位朋友聚餐，共同商量，大家都表赞成。遂烦请当夜宴筵上的最年长者仓地铁吉（原外务次官）老人向斋藤子爵提出建议，不料竟未被采纳，外相的重任最终还是落到了内田伯爵的肩上。到此，我怀着一种时局将愈偏愈远而愈益难于收拾的忧虑，于6月上旬由神户登轮，踏上了经欧洲前往南美赴任的茫茫之途。

（摘自《九·一八事变——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遗稿》，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）